

## 論明代總集之選經入集\*

黃羽璿\*\*

(收稿日期：114年7月9日；接受刊登日期：115年2月6日)

### 提要

總集之選經，殆興於宋而盛於明。明人之選經需求，一由「文本於經」之理念實踐，故以《六經》為文章之宗，成其辨體本源；一由「文章復古」之風氣使然，故舉《六經》為古文範式，全其習文之用。一為辨體，一為復古，選經入集，遂致經、文同集，此「集中之經」之雙重意義也。而文章選本因先後在明孝宗與明神宗提倡《古文真寶》的背景下漸次萌興，加之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選錄《左傳》的示範作用，他經遂在明代步武入集。明人選經入集以為文章極則，刪經節文、批評圈點，儼然以論文之法說經，遂致變經為文，此聖經之「讀本化」歷程。萬曆以降，選政氾濫，書賈競售，古文選本由是在復古的風氣下因科舉而時興，入選經文亦隨同廣傳。要之，「選經入集」係一聖經載體轉移而致經、文性質變異之跨部流動現象，究其成因，得就學術風氣、官方影響、民間需求等面向形塑如本文所述。

關鍵詞：明代總集、古文選本、選經入集、文本於經、經書評點

---

\* 本文係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明代總集選《禮》研究」(NSTC 112-2410-H-110-077-)之部分成果，初稿曾蒙張曉生先生、林盈翔先生、王基倫先生先後指授；修訂稿復蒙《國文學報》匿名審查委員不吝教正，惠我良多，謹致由衷之謝忱！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總集之有經，殆興於真德秀（1178-1235）《文章正宗》之選《左傳》，<sup>1</sup>然猶不敢延及他經，故云：「《書》之諸篇，聖人筆之為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sup>2</sup>言下之意，蓋因「傳」名而規避錄「經」之實。<sup>3</sup>他經之入集，稍早已見陳騏（1128-1203）《文則》之選《禮記》〈檀弓〉諸篇，<sup>4</sup>是論文家自宋以來即有《左》、〈檀〉優劣之爭，<sup>5</sup>由此起也。惟左氏傳《春秋》，〈檀弓〉出《禮記》，畢竟「傳」、「記」而不名「經」；總集之大量選經，實入明而漸張狂。

案《四庫全書》著錄明代「總集」計三百五部，其中文章選本約百四十部，<sup>6</sup>惟其總數

<sup>1</sup> 《四庫全書總目·文章正宗提要》云：「總集之選錄《左傳》、《國語》自是編始，遂為後來坊刻古文之例。」見清·永瑤（?-1790）、紀昀（1724-1805）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卷187「總集類二」，頁33。

<sup>2</sup> 宋·真德秀編：《文章正宗》，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書前「文章正宗綱目·辭命」，頁5。

<sup>3</sup> 真德秀此說亦為明、清選家開一方便之門，如張以忠編書選文時稱：「數十年來帖括熾興，漸忘古典，卑靡之氣盈于宇宙。……故吾茲選斷始自《春秋》傳文、□《禮》〈檀弓〉記、歷朝史集，迨乎聖代。」見明·張以忠輯：《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3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書前「古今文統序」，頁6。張氏《古今文統》選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與《禮記·檀弓》文，但同時又強調：「聖經與文同集，義竊未安，故《五經》抄另行，茲集不載。」見明·張以忠輯：《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34冊，書前「漫書」，頁12。顯然是以「傳」、「記」之稱，規避「經」文之名，故選《三傳》不在此限。

<sup>4</sup> 陳騏云：「且《詩》、《書》、《二禮》、《易》、《春秋》所載，邱明、高、赤所傳，……騏竊每有考焉，隨而錄之，遂盈簡牘，古人之文，其則著矣，因號曰『文則』。」見宋·陳騏：《文則》，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書前「陳騏自序」，頁684。故見《文則》多選《禮記》、《三傳》之文，惟其乃以「截句」之方式呈現，既不通錄全篇，亦不摘取章節，且書只二卷，故其選經之作為較被忽略，《四庫全書總目》亦僅淡然表示：「騏此書所列文章體式，雖該括諸家，而大旨皆準經以立制。其不使人根據訓典，鎔精理以立言，而徒較量於文字之增減，未免逐末而遺本。」見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95「詩文評類一·文則提要」，頁234。並未針對《文則》之選經大做文章。

<sup>5</sup> 如《文則》載：「世子申生為驪姬所譖，或令辨之。《左氏》載其事則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檀弓〉則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考此則〈檀弓〉為優。」見宋·陳騏：《文則》，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0冊，卷上，頁697。以截句之體較論《左》、〈檀〉之文。

<sup>6</sup> 關於「總集」與「選本」之名義，王運熙曾簡要地指出：「中國古代文集一般分為總集、別集兩大類，總集是包含多人的集子，別集則是一個人的。選本是選錄作品的集子，總集中既有全集，也有選本。」見王運熙：〈總集與選本〉，《古典文學知識》2004年第5期（2004年9月），頁75。故陳國球便直接認為：「選本在中國目錄學傳統中稱為『總集』，指因應限定的範圍或者特定的標準，收錄相關的

不止於此，蓋清高宗（弘曆，1711-1799）嘗指示群書之收錄原則為：「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幃、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騫，編刻酬倡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採耳」，<sup>7</sup>「又如時文為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並登文集」，<sup>8</sup>有意排除明代舉業之相關著作，具體落實到《四庫全書》「總集類」之編纂時，便如《總目》所云：「至明萬曆以後，儉魁漁利，坊刻彌增，剽竊陳因，動成巨帙，並無門徑之可言。姑存其目，為冗濫之戒而已。」<sup>9</sup>故明代總集之入「存目」者便有二百六十部，其中文章選本即佔了百十五部。

又明代諸選之錄經現象，鄭天熙雖已提及：「明代古文選本還會選入經部文章，張鼎《名文化玉》選《尚書》，劉一相《匯古菁華》選《易》、《書》、《詩》、《禮記》、《周禮》」，<sup>10</sup>卻又同時輕忽地表示：「就筆者所目及的數百種明代古文選本，僅有前文列舉的《匯古菁華》、《名文化玉》、《珠淵異寶》以及《不多集》等幾部選本選入五經，入選概率十分低。」<sup>11</sup>選經之討論亦旋即戛然。實則魏剛、劉璐亞已統計舉出四十餘部明代見收經文之古文選本，<sup>12</sup>表現明人亟欲擺脫《文選》以來不錄經書之選文束縛。<sup>13</sup>此數雖只《左傳》一經，已足證鄭說並非實情，且明代尚有以「辨體」為目的之選本，<sup>14</sup>其序題暨其選文往往溯源《六

作品，總為一集。」見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選學』與『香港』——香港小說選本初探·附錄：香港的文學選本」，頁251。「總集」既賅「選本」，本文則多用以指稱「文章選本」。

<sup>7</sup>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三十七年〔1772〕）聖諭」，頁2。

<sup>8</sup>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四十年〔1775〕）聖諭」，頁6。

<sup>9</sup>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86「總集類一·序」，頁1。

<sup>10</sup> 鄭天熙：〈明代古文選本的古文觀念探論〉，《古代文學理論研究》2021年第2期（2021年11月），頁636。

<sup>11</sup> 鄭天熙：〈明代古文選本的古文觀念探論〉，頁637。

<sup>12</sup> 參魏剛、劉璐亞：〈明代《左傳》古文選本及其價值初探〉，《學術探索》2017年第1期（2017年1月），頁126-133。二氏並於另文將其分為「文法類選本」與「純古文選本」，前者九種如《文編》、《文章指南》、《周文歸》、《續古文奇賞》、《奇賞齋古文彙編》、《中原文獻》、《永懷堂古文正集·續集》、《古今曠世文淵評林》；後者七種如《文章類選》、《廣文選》、《文壇列俎》、《古文正宗》、《名文化玉》、《古文備體奇鈔》、《古文集》。參魏剛、劉璐亞：〈試論明人《左傳》文學闡釋及其文學史意義——以古文選本為考察範圍〉，《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5卷第5期（2017年9月），頁113-114。

<sup>13</sup> 《文選》所樞立之選經限制，迄宋纔始見鬆動，王基倫云：「又如《文選》不收錄經義作品，直到歐陽脩生前自編《居士集》，才率先立『經旨』一目，收錄〈易或問〉、〈明用〉等，其後《蘇軾文集》也有《書》義、《孟子》義、三《傳》義、解等類目，其中收錄〈君使臣以禮民〉、〈易解〉等，明顯是解經之作，蘇軾效法歐陽脩而有此。」見王基倫：〈從清中葉以前古文文體發展脈絡論姚鼐《古文辭類纂》的十三類說〉，《臺大中文學報》第79期（2022年12月），頁141。然猶放寬至「經解著述」而已。

<sup>14</sup> 吳承學指出：「明代總集與此前的文章總集相比，『以體制為先』、『假文以辨體』的文體學意識特別突出。明人許多總集編纂總結了唐、宋以後出現的大量新文體，同時又突破了《文選》所設置的文體框架，把經、史、子、集都置於文體學視野之內，挖掘和總結出大量早期文體或文體形態，在文

經》，為歷代總集之特幟。而明人「選經入集」所造成之跨部流動，又進一步促使「集中之經」因選本傳播而普及，於國家、社會等多樣化之成因迄今未見董理，故本文擬就官方、學界、民間等不同面向之視角，顧看明代總集之選經表現。

## 二、明代總集之選經背景

### (一) 選本流行

《儒林外史》第十五回〈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載：

賢弟，你聽我說。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為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甚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sup>15</sup>

吳敬梓（1701-1754）藉馬二先生對匡超人的一番善意規勸，傳達了當世選本之舉業價值，觀文後黃富民（1795-1867）所評：「選本之外何必讀書」，<sup>16</sup>復又印證了此種現實。小說裡匡超人中了秀才後，在往揚州途中向同船偶遇的牛布衣與馮琢庵吹噓，第二十回〈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道：

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裏有個帳，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sup>17</sup>

以誇飾的筆調反映了選本之氾濫與選家水準之參差，言非無本，蓋當日范方（?-1644）即

---

體分類學上取得了集大成與新開拓並舉的成就。」見吳承學：〈明代文章總集與文體學——以《文章辨體》等三部總集為中心〉，《文學遺產》2008年第6期（2008年11月），頁93。

<sup>15</sup> 清·吳敬梓撰，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增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5回「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頁338。

<sup>16</sup> 清·吳敬梓撰，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增訂版）》，第15回「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頁338。

<sup>17</sup> 清·吳敬梓撰，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增訂版）》，第20回「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頁440。

嘗抱怨道：

明啟、正末造，時文一途，操選政者無學無識，雜亂無章，名盛之士不過科歲考優等食餼，或鄉、會試得雋，即夥坊間射利博名，故時文惡爛，士無所取法，而古文選本、詩章選本率多稱是。……康熙癸丑、丙辰，慕廬韓公起而振之，文運極盛，而今更波靡矣，選家者流，大都庸陋而無學。<sup>18</sup>

無獨有偶，陸隴其（1630-1692）讀《朱子大全集》「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一節時，亦出按語云：「此可為今日亂操選政者之戒」；<sup>19</sup>戴名世（1653-1714）也曾提及：

蓋昔者有明之季，東鄉艾氏嘗深嘆，以謂天下之為選政者，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權，其轉移人心，乃與宰執、侍從及督學之官等，而深有望於大儒者，為之別黑白而定邪正，使天下曉然，知所去取。<sup>20</sup>

透過艾南英（1583-1646）之口，進一步指出文章選本對世道文風之影響。諸說相互應和，儼然吳敬梓筆下世界之藍本，而古文選本在明、清兩代之流行，亦可見一斑。

選本既涉科舉，固為書坊趨利所在，致有如前引《儒林外史》所述，將《四書》、《五經》講義與「古文選本」等而觀之。惟此種齊同「經書」與「文集」地位之現象其來有自，並不肇始於民間，劉若愚（1584-？）《酌中志》即載：

皇城中內相學問，讀《四書》、《書經》、《詩經》；看《性理》、《通鑑節要》、《千家詩》、《唐賢三體詩》；習書東活套，習作對聯，再加以《古文真寶》、《古文精粹》，盡之矣！<sup>21</sup>

<sup>18</sup> 清·范方：《默鏡居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3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3「讀王西齋驪珠詩選書後」，頁667。

<sup>19</sup> 清·陸隴其輯：《讀朱隨筆》，收入新文豐編輯部：《叢書集成新編》第22冊（臺北：新文豐，1985年），卷1，頁400。

<sup>20</sup> 清·戴名世：〈九科文總序〉，《南山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4「序」，頁101。

<sup>21</sup> 明·劉若愚：《酌中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4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18「內板經書紀畧」，頁547。

提及明代太監之學識養成，詩、文選本已躡等而與《詩》、《書》並駕。其中尤可注意《古文真寶》一書，書題宋代黃堅所選，堅或鄉野學究，生平不詳。惟孝宗（朱祐檣，1470-1505）時特令刊行，並御製〈後跋〉云：

《古文真寶》一書，朕既命工梓之成矣，時覽觀焉，皆犁然有當於心。……是書也，依經以立言，本雅以訓俗。其詞茂而典，其義婉而章，其條貫森然炳然，明分井列，莫不可觀，誠九流之涉津，六藝之關鍵也。……朕一切珍玩，悉屏勿御，而獨於是書，諷詠不忘。將以發揮性靈，助登理道，不眇鮮也。<sup>22</sup>

弘治帝於《古文真寶》「時覽觀焉」、「莫不可觀」、「諷詠不忘」，顯示對其書之重視；故神宗（朱翊鈞，1563-1620）於萬曆十一年（1583）再度下旨重刊，同樣御製〈前序〉云：

每退居清燕，游意篇章，于《古文真寶》一篇，時加披閱。其書自廟堂著述，下逮里巷歌謠，羣言雜陳，諸體畧備。其稍有闕軼，見于《古文精粹》者，復取而益之，……誠哉詞林之弘璧，藝苑之玄珠也。……朕輯是編，敢謂仰摹作者，庶以動息存養，不悖于游藝博文之旨示爾。舊本凡三百十有二篇，今益以三十五篇。<sup>23</sup>

萬曆帝於《古文真寶》不但「時加披閱」，尚且增益篇章，故令司禮監重刊，復頒天下。做為明代內府之官刻圖書，<sup>24</sup>《古文真寶》指導文風之意味不言可喻，<sup>25</sup>且既行於弘治，

<sup>22</sup> 明·朱祐檣：〈御製古文真寶後跋〉，收入宋·黃堅編：《古文真寶》（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司禮監刊本，明代），頁 1-2。

<sup>23</sup> 明·朱翊鈞：〈御製重刻古文真寶前序〉，收入宋·黃堅編：《古文真寶》，頁 1-2。按：此序原為黃洪憲（1541-1600）代擬而略有不同，如末尾「要以勵俗維風，有關世教，亦豈可少哉」數句即遭刪削。見明·黃洪憲：〈擬御製重刻古文真寶前序〉，《碧山學士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卷 20「承明應制稿」，頁 438。又檢得馮琦（1558-1603）亦嘗作〈御製重刻古文真寶〉云：「《古文真寶》二十卷，載秦、漢以來諸文，大略詞旨簡明，不詭於道，而政理民風，燦然可披而觀也。……爰訂斯文，用示向往，使搆詞者遠紹大雅，挽彼流風，化成俗善，萃此芳華，施於有政，同文之教，式有助焉。」見明·馮琦：〈御製重刻古文真寶〉，《宗伯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卷 16「題跋」，頁 224。同樣強調《古文真寶》之化俗功能，故為明廷大力推廣，流布民間。

<sup>24</sup> 關於明代內府與司禮監經廠所刻圖書之關係，可參馬學良：《明代內府刻書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頁 87-97。

<sup>25</sup> 清代亦不乏此類指導文風之「御製」選集，曹虹即指出：「清廷為廣泛深入地推行其文治政策，在文章學上，先後有多位帝王親操選政，推出多種御選文集，如《御選古文淵鑿》、《御選唐宋文醇》、《皇清文穎》等，為前代所罕見。……康熙在親製序言中宣導的『古雅』旨趣，後來在雍、乾之時演化

流播自廣，<sup>26</sup>如孫緒（1474-1547）即嘗回憶道：「緒幼時，先吏部口授《古文真寶》內小詩及諸小詞，因問先公《真寶》為誰氏所選？」<sup>27</sup>翟鑾（1477-1546）亦是「十二三歲即為古文，雅愛《陸宣公奏議》及《古文真寶》，過目成誦」，<sup>28</sup>皆在童年即已接觸此書。<sup>29</sup>然而，這部受到明代官方推崇且影響偌大之古文選本，並未入選《四庫》、甚至「存目」，或因「其人本無實學」，又或被歸於「舉業所習」，不得而知。<sup>30</sup>但這類文章選本因具實質之參考書功能而傳習興盛，對明代之備考士子而言，重要性不下《四書》、《五經》。

## （二）選文復古

由於明代官方對《古文真寶》之推崇，無形中促進了文章選本的市場需求，私選文集開始充斥書坊，<sup>31</sup>「古文」尤為大宗，<sup>32</sup>詹仰庇（1534-1604）云：

文一而已矣，後世科舉之學興，始歧而二焉。學者遂謂古文之妨於時文也，不知其

成『清真古雅』之訓，成為朝廷主導的選士衡文標準。」見曹虹：〈「一代有一代之文」——清人編纂古文選本之時代意蘊〉，《馬來西亞漢學刊》第4期（2020年8月），頁93。不過「前代罕見」云云，顯然忽略了明廷對《古文真寶》的推行。

- <sup>26</sup> 鞏本棟指出明代流傳多種版本之《古文真寶》：「到了明萬曆十一年，明司禮監刊刻《諸儒箋解古文真寶》時，既以青藜齋刊本為底本，又據《古文精粹》補其所缺，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調整編排，遂成為一個收羅較全、編排較合理的《諸儒箋解古文真寶》版本。這是《古文真寶》面貌的第三次重要改變。」見鞏本棟：〈「依經以立言，本雅以訓俗」——《古文真寶》的編選及其文章學意義〉，收入王水照、侯體健主編：《中國古代文章學的觀念與結構：中國古代文章學五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3年），頁292。
- <sup>27</sup> 明·孫緒：《沙溪集》，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3「雜著·無用閒談」，頁614。
- <sup>28</sup> 明·許成名（？-1551）：〈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石門翟公鑾行狀〉，明·焦竑（1541-1620）輯：《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0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卷15「內閣四」，頁544。
- <sup>29</sup> 《古文真寶》做為明代皇家與民間之訓蒙讀物，相關討論可參連文萍：〈明代皇族的詩歌教習及其意義〉，《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22期（2015年7月），頁121-166。
- <sup>30</sup> 《古文真寶》入清後幾乎銷聲匿跡，各種版本卻在日、韓廣為流傳，詳情可參熊禮匯：〈《古文真寶》的編者、版本演變及其在韓國、日本的傳播〉，收入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2007年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471-503。
- <sup>31</sup> 明代文章選本之盛，殆興於萬曆之季，戴名世有云：「今夫制義之有選本也，始於萬曆壬辰，而自乙卯而後，日益多且盛，至於一科之文，其為選本，輒有數百部。」見清·戴名世：〈九科文總序〉，《南山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19冊，卷4「序」，頁100。
- <sup>32</sup> 明、清學者所謂「古文」，並無一致的界定，大多係相對於「時文」而言，王鴻泰嘗指出：「明中期以來，常有好古士人主張『魏晉以下不足學』，……然而這也只是特定文學主張下的界定，好古士人不盡然都執此定義。事實上，寬泛地講，明清士人在敘及個別士人之文藝資歷而強調其有『古文詞』之好時，往往將時文之外的文藝寫作，概以『古文詞』籠統稱之。」見王鴻泰：〈好古文詞——明清士人的知識歧途、文化認同與文人性格〉，《九州學林》總37期（2016年9月），頁51。

名雖異，其理則同，欲業時文者，舍古文將安法哉！雖然，尤貴得其要也，粵自蕭統哀集以來，羣本雜出，非病於汗牛充棟，則病於魚目混珠，甚無補於舉業。……是以學者每以己見，手錄成篇，甚至讀之成誦，惑於道傍之言，既輒取之，又輒去之，是何異於晬盤示兒？投彼取此，安望其有真得焉！<sup>33</sup>

先是重申時文既興，遂有古文之名以別異；再是強調古文做為作文法式，有利舉業，而其學習途徑即是透過文章選本；旋又指出操選政者之濫竽充數，缺乏衡文眼光而動輒成書。一番言論反映了古文選本之流行與氾濫，至於選輯古文之背後預設，鄭二陽（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嘗云：

今天下治道未光，有志之倫吹律知時，審器見志，以為大業經邦，所令所好，一或未協，存憂積疑，則又不得不以復古之功，歸之選政，而高者此是彼非，卑者隨影逐響。嗟乎！生今之世，後起之士求以蠲謝庸陋，追進古學，難矣！忠孕先生宦績表著，以其深誠遠識發為鴻訓，集秦、漢、唐、宋大家暨昭代先正明文與後場可藏之名山、懸之國門者，彙為一帙，名《藜閣傳燈》。終不忍以家乘秘之，念舉子得此為備。……余嘗謂選政之濫，無逾今日，請以茲帙，上答明詔，下厲來茲，布之學宮。<sup>34</sup>

此文乃鄭氏為序劉萬春（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進士）之文章選本《藜閣傳燈》所作，文中「選政之濫，無逾今日」云云，復證戴名世「（萬曆）乙卯（1615）而後，選本日多」之說；序稱「不得不以復古之功，歸之選政」、「後起之士求以蠲謝庸陋，追進古學」，則又顯示了選本之「復古」功能——由讀古文以進古學，王守仁（1472-1529）對此進程有過一番踏實之言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

<sup>33</sup> 明·詹仰庇：〈文章指南原序〉，明·歸有光（1501-1571）編：《文章指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15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書前，頁623。

<sup>34</sup> 明·鄭二陽：〈藜閣傳燈序〉，《鄭中丞公益樓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2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卷1「序」，頁564。

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sup>35</sup>

陽明以為欲廣聖賢之學，不得不賴舉業選材，居其位方能行其事；而備考應試，又需取資於古文；古文繁奧，當有指點丹頭者，則《文章軌範》一類古文選本是也。古文去《六經》雖遠，要以《六經》為標的，故王畿（1498-1583）談「作文要法」時即云：「看刊本時文，徒費精神，不如看《六經》古文。《六經》古文，譬之淳醪，破為時酒，味猶深長。……古人作文，全在用虛，……此是天然節奏，古文、時文皆然。」<sup>36</sup>直將《六經》聯結「古文」，以為「時文」取法。合陽明、龍溪之說以觀，師弟子二人便提示了一種以古文選本為視角之經、文互動關係，做為「選經入集」現象背後之理路預設。

明代古文選本既隨舉業文字應運而生，所選篇章自然繫乎時文風格之變化，較早鄭汝璧（1546-1607）曾指出：「經義樹型於弘、正之前，而濫觴於嘉靖之季，稍變於隆慶之初，厥後日變日新而不可詰。其始變也，汰冗而之約；再變也，竅實而之虛；久之，約為佻而虛為幻。」<sup>37</sup>鄭氏生值隆、萬，味其話意，意指時文之再變、三變，甚至日變而虛而幻，殆在萬曆之時。黃宗羲（1610-1695）既歷明季，亦回顧反省道：

士之不學，由專工於時藝也；時藝之不工，由專讀於時文也。故嘉、隆以前之士子，皆根柢經史，時文號為最盛，固未嘗以之流行坊社間也。……婁江王房仲《閱藝隨錄》，此選家之始也，辛丑遂有數家。自是以後，時文充塞宇宙，經史之學，折而盡入於俗學矣。<sup>38</sup>

黃氏一樣以萬曆中後期為時文質變之分水嶺，而據經史學問之流俗為判別，同時指出辛丑（二十九年〔1601〕）起「房選」漸興，自是時文與經史判然兩途。<sup>39</sup>至方苞（1668-1749）

<sup>35</sup> 明·王守仁：〈重刊文章軌範序〉，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22「外集四·序」，頁874-875。

<sup>36</sup> 明·王畿：〈天心題壁〉，明·王畿撰，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8，頁198。

<sup>37</sup> 明·鄭汝璧：〈衡雅錄序〉，《由庚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35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17「序」，頁536。

<sup>38</sup> 清·黃宗羲：〈馮留仙先生詩經時藝序〉，《南雷詩文集》，收入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序類」，頁42-43。

<sup>39</sup> 明代時文選本之流變，此前沈德符（1578-1642）即說道：「南宮放榜後，從無所謂房稿。丁丑馮祭酒為榜首，與先人俱《尚書》首卷，且同邑同社。兩人為政，集籍中名士文，彙刻二百許篇，名《藝海元珠》，一時謂盛事，亦創事。至癸未馮為房考，始刻書《一房得士錄》，于是房有專刻，嗣是漸

則總結歸納道：

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註，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隆、萬間兼講機法，務為靈變，雖巧密有加，而氣體茶然矣。

40

可資注意者，在於方、黃皆認同根柢經史之明文為盛，且方氏更進一步指出其中關鍵為「始能以古文為時文」。望溪此說歷經學者述用，而少從明代總集之視角解讀，正、嘉作者能取資於古文進而融液經史，<sup>41</sup>則古文之中有經史可知也；至若古文選本如何收納經史，成為居中資材，此題便成文學場域中之經、文互動論述而跨經、集二部者也。

### 三、選經入集與文本於經

古文選本之復古功能，要在藉讀古文以進聖道；而古文之極，則莫若六藝。選本之於經書，其間脈絡，明末魏裔介（1616-1686）〈古文欣賞集序〉嘗云：

歷代古文者，天地之符瑞，宇宙之菁華也，……故《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而夫子刪《詩》、《書》，定禮、樂，功高堯、舜，以此已嗣，是則推《左傳》、《國語》。……唐、宋之間，有韓、歐諸君子起衰振弊，蓋必得經之意以為文，而後其文足以傳，

---

盛。……至戊戌則十八房俱全，而婁江王房仲有《閱藝隨錄》之選。至辛丑遂有數家。今則甲乙可否，入主出奴，紛紛聚訟，且半係捉刀，謾不足重輕矣。」見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16「科場·進士房稿」，頁416。「紛紛聚訟」云云，可與梨洲「時文充塞宇宙」相發揮，且既不「根柢經史」，自是「不足重輕」。又徐兆安已指出黃文中關於房稿之資訊係得自沈書，參徐兆安：〈「房稿」刊行的習慣與晚明時文評選風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5本第1分（2024年3月），頁118。

<sup>40</sup> 清·方苞：〈進四書文選表（并條例）〉，清·方苞撰，清·戴鈞衡（1814-1855）編：《望溪先生集外文》，收入新文豐編輯部：《叢書集成三編》第55冊（臺北：新文豐，1997年），卷2「奏劄十一首」，頁98。

<sup>41</sup> 如崔銑（1478-1541）嘗云：「予與汝宗約治經為古文，去近代之節，以追先聞；成一家之言，以闡聖道。」見明·崔銑：《洵詞》，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2「祭孫汝宗文」，頁415。謂與孫紹先（1483-1516）一同以文衛道，而視「治經」、「為古文」為一事，即望溪所謂「融液經史」者。

此文之所以與立德、立功而並垂不朽也。顧選本雖多，精確者少，……若近日之操選政者，類多從事於古文，然或略而不備，或駁而不純，甚者批評點次，荒謬舛錯。嗟夫！古文者，後學之指歸也，指歸不端，漸且入於岐路矣。余里居無事，乃取幼所誦習古文，推而廣之，摭摭搜輯，考証於《左》、《國》全本及《廿一史》、各家文集而為茲選。……學者倘因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於《五經》，即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sup>42</sup>

茲集之選，蓋以「得經之意」為準，故其選文要為迫近《五經》者，用是聖人之意可求。然歷代古文之於《五經》，終隔一層，未若選經為文，因文見道。惟聖經豈可入集？故取模稜兩可之《左傳》為津梁，「以此已嗣，是則推《左傳》、《國語》」云云，實為其選張本，蓋欲規避選經之爭議也。順此理路，復觀方苞評唐順之（1507-1560）「有故而去（五句）」時云：

深明古者君臣之義，由熟於《三經》、《三禮》、《三傳》，而又能以古文之氣格出之，故同時作者皆為所屈。蓋或識不及遠，或才不逮意，雖苦心營度，終不能出時文蹊徑也。<sup>43</sup>

即形塑了「得之於經文，出之於古文，成之於時文」之作文脈絡，而「輯集經文」之「古文選本」對「寫作時文」之指導作用便形彰顯。<sup>44</sup>且八股又是代聖立言，張位（1538-1605）嘗強調：「作文是替聖賢說話，必知聖賢之心，然後能發聖賢之心，有一毫不與聖賢語意相肖者，非文也。」<sup>45</sup>故習經義文取資於聖賢經書更是理所當然。<sup>46</sup>又觀嘉靖十一年（1532）

<sup>42</sup> 清·魏裔介：〈古文欣賞集序〉，《兼濟堂文集》，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3「序」，頁704-705。

<sup>43</sup> 清·方苞等奉敕編：《欽定四書文·正嘉四書文》，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6「孟子下」，頁176。

<sup>44</sup> 陸隴其教子學制義時特云：「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見清·陸隴其撰，清·侯銓編：《三魚堂文集》，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6「尺牘·示大兒定徵」，頁84。亦同此「經文、古文、時文」之習作脈絡。

<sup>45</sup> 明·張位：〈看書作文法十六則〉，明·武之望（1553-1629）撰，明·陸翀之（萬曆前後在世）輯：《新刻官板舉業卮言》，收入陳廣宏、龔宗傑編校：《稀見明人文話二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卷3「太史真諦」，頁507。

<sup>46</sup> 觀郭正域（1554-1612）所云：「《六經》、《孔》、《孟》，聖人之言也。為《六經》、《孔》、《孟》，亦當如聖人之言。夫見理不真，晤言不妙，即有奇言，不得聖人之心；音響不合，輕重不倫，即有奇言，

禮部尚書夏言（1482-1548）上疏：「近年以來，士大夫學為文章，日趨卑陋，往往剽掇摹擬《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蹈襲衰世亂世之文，爭相崇尚，以自矜眩，……蓋自正德末年而此風始熾。」<sup>47</sup>合前述魏氏之選《左》與唐氏之學《左》，夏疏即反面印證了「選經之集」與「士子習文」之相互關係。而自西山《文章正宗》以下，明、清古文選本之好收《左傳》幾成常態，<sup>48</sup>此即《四庫全書總目》所謂：「總集之選錄《左傳》、《國語》自是編始，遂為後來坊刻古文之例」，<sup>49</sup>故見刻題歸有光之《文章指南》便收錄了《左傳》「鄭伯克段于鄆」、「呂相絕秦」、「子產寓范宣子輕幣書」、「臧哀伯諫納郟鼎」四則。<sup>50</sup>

明人於總集中所表現之經、文關係論述，較早可注意天順八年（1464）刊刻之吳訥（1372-1457）《文章辨體》，觀其書前〈諸儒總論作文法〉開卷三則所選錄：

其一：《易》、《書》、《詩》、《春秋》、《儀禮》、《禮記》、《周禮》、《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皆從是出。（原註：《文章精義》）

其二：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作者也；導揚諷誦，本乎比興者也。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原註：柳子厚）

其三：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誥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

---

不得聖人之聲。夫為聖人之文，即傳聖人之言也。」見明·郭正域：〈論文一章〉，明·武之望撰，明·陸紳之輯：《新刻官板舉業卮言》，收入陳廣宏、龔宗傑編校：《稀見明人文話二十種》，卷3「太史真諦」，頁509。即揭示了此間關係。

<sup>47</sup> 明·夏言：〈請變文體以正士習等事疏〉，《夏桂洲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4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卷12「奏疏」，頁557。

<sup>48</sup> 如侯美珍即指出：「諸多古文選本的編選者，對《左傳》之文實難割捨，為了避免『貶經為文』的指責，是如何自圓其說的呢？最簡單、也最不負責任的方法是將責任推給真德秀，如徐乾學等奉敕編注的《古文淵鑿》，『所錄上起《春秋左傳》，下迄於宋，用真德秀《文章正宗》例』，大有讓始作俑者承擔毀譽之意。」見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頁268-269。同前引魏喬介《古文欣賞集》例，選家對《左傳》多持此種迂迴態度，假借《春秋》經、傳之名規避，認為摘錄《左傳》無關選經。參清·魏喬介：〈古文欣賞集序〉，《兼濟堂文集》，收入清·永瑢、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2冊，卷3「序」，頁704-705。

<sup>49</sup>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87「總集類二·文章正宗提要」，頁33。

<sup>50</sup> 《四庫全書總目》以為《文章指南》「蓋鄉塾教授之本，殊不類有光之所為。」見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92「總集類存目二·文章指南提要」，頁153。梅家玲指出：「至於《文章指南》，歸朝照在編次《大全集》時曾收入其中的『論文章體則』部分，餘皆以類鄉塾教授之本，非有光所為而不取。」見梅家玲：《明代唐宋派文論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頁182-183。不排除書中仍有震川手筆。按：《文章指南》選錄《左傳》為實情，果係坊刻托名，更能反映彼時之民間風氣與市場需求。

生於《春秋》者也。……（原註：顏之推）<sup>51</sup>

顯然係以「文本於經」之文體源流觀做為全書辨體之宗旨，<sup>52</sup>首則所引《文章精義》，<sup>53</sup>《總目》稱：「其論文多原本《六經》，不屑屑於聲律章句，而於工拙繁簡之間、源流得失之辨，皆一一如別白黑，具有鑿裁。」<sup>54</sup>故吳訥特置其說於卷首之用心庶幾可得。尤可留意者，此則於《文章精義》原作：「《易》、《詩》、《書》、《儀禮》、《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sup>55</sup>並無《禮記》、《周禮》，疑乃吳訥為全其文體溯源之論述所加，蓋《二禮》於《文章辨體》中常為各式文體之源頭，如於「諭告」體之序題云：「按西山真氏云：《周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誅。』皆王言也」；<sup>56</sup>於「制」體之序題云：「按《周官·太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sup>57</sup>於「謚法」體之序題云：「《周禮·大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謚。』……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焉」；<sup>58</sup>於「記」體之序題云：「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sup>59</sup>於「墓碑」體之序題云：「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

<sup>51</sup> 明·吳訥輯：《文章辨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0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書前「諸儒總論作文法」，頁146。

<sup>52</sup> 《總目》云：「文本於經之論，千古不易，特為明理致用而言。至劉勰作《文心雕龍》，始以各體分配諸經，指為源流所自。」見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92「總集類存目二·六藝流別提要」，頁141。指出創自《文心雕龍·宗經》「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之文體溯源論。見南朝梁·劉勰（466?-538?）撰，清·黃叔琳（1672-1756）註，李詳補註，楊明照校註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1「宗經第三」，頁27。

<sup>53</sup> 《文章精義》一書之作者為李耆卿，名塗，世稱性學先生。李氏生平不詳，黃美娥以為乃朱子（熹，1130-1200）之再傳弟子。關於其人其書之相關論述，可參黃美娥：〈李塗『文章精義』探析〉，《東南學報》第15期（1992年12月），頁159-172。

<sup>54</sup>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95「詩文評類一·文章精義提要」，頁240。

<sup>55</sup> 宋·李耆卿：《文章精義》，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804。

<sup>56</sup> 明·吳訥輯：《文章辨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02冊，書前「文章辨體目錄」，頁160。

<sup>57</sup> 明·吳訥輯：《文章辨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02冊，書前「文章辨體目錄」，頁162。

<sup>58</sup> 明·吳訥輯：《文章辨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02冊，書前「文章辨體目錄」，頁172。

<sup>59</sup> 明·吳訥輯：《文章辨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02冊，書前「文章辨體目錄」，頁165。

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sup>60</sup>諸例皆可見《禮記》、《周禮》在吳訥進行辨體論述時之必要性。要之，吳氏揀擇經書篇章入其選集，乃視經書為「文體之本源」，而非「古文之範式」；為總集之選經另開蹊徑同時，亦得區別明代「集中之經」之兩種意義也。

紹繼吳書而更進一步系統地摘錄《六經》篇章者，乃嘉靖四十一年（1562）刊行之《六藝流別》。<sup>61</sup>作者黃佐（1490-1566）一樣基於「文本於經」之源流觀為後世文體進行分類，同時一一溯源至《六經》，主張：

夫夫騷、賦、頌、贊、歌、謠、詠、歎，源乎《詩》也，匪婉則匪文也；詔、誥、表、箋、策、疏、檄、誓，源乎《書》也，匪醇則匪文也；象、圖、序、論、原、說、辯、解，源乎《易》也，匪奧則匪文也；辭、銘、祭、誄、引、操、篇、章，源乎《禮》、《樂》也，匪達、匪該則匪文也；紀、傳、書、記、志、譜、狀碑，源乎《春秋》也，匪謹、匪嚴則匪文也。<sup>62</sup>

據此作《六藝流別》而教諸生云：「聖人刪述以垂世者謂之經，後學傳習以修辭者謂之藝。嘗觀六藝之流，其別猶川，然其源於經則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也。」<sup>63</sup>故如《儀禮》一經即在此種預設中因其「文」而登諸「集」，黃佐認為後世辭、文、箴、銘、祝、詛、禱、祭、哀、弔、誄、挽、碣、碑、誌、墓表諸體皆源自《儀禮》，以「辭」為例，《六藝流別》載：「辭者何？文名也。……禮主辭讓，宣於言辭，故五禮之行，皆有辭命。錄之自《儀禮》始」，<sup>64</sup>並於文後逐寫《儀禮》中所見「冠辭」、「醴辭」、「醮辭」等，以明其選文之意。黃佐藉文章之辨體選錄《六經》之文，雖仍受到《總目》「固難免於附會牽合」之批評，<sup>65</sup>實際乃在吳訥《文章辨體》之基礎上，擴大了總集之選經範圍而兼容「六經」。<sup>66</sup>其後如劉祐

<sup>60</sup> 明·吳訥輯：《文章辨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02冊，書前「文章辨體目錄」，頁173。

<sup>61</sup> 吳承學指出：「《六藝流別》是一部特色鮮明的選本，它從文本六經的觀念出發，首次以選本的形式把古代的基本文體形態分別繫於『詩』、『書』、『禮』、『樂』、『春秋』、『易』之下，形成六大文體系列，重新建構了一個中國古代文體龐大的譜系。該書完全按照這種『文本於經』的思想來編排。」見吳承學：〈明代文章總集與文體學——以《文章辨體》等三部總集為中心〉，頁90。

<sup>62</sup> 明·黃佐：《庸言》，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卷4「游藝」，頁566。

<sup>63</sup> 明·黃佐輯：《六藝流別》（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刻清印本，明代），書前「六藝流別目錄」，頁6。

<sup>64</sup> 明·黃佐輯：《六藝流別》，卷14「禮藝下」，頁1。

<sup>65</sup>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92「總集類存目二·六藝流別提要」，頁141。

<sup>66</sup> 《六藝流別》全書由〈詩藝〉、〈書藝〉、〈禮藝〉、〈樂藝〉、〈春秋藝〉、〈易藝〉組成，序云：「志始於《詩》，以道性情，為謠、為歌。謠之流，其別有四：為謳、為誦、為諺、為語。……《書》行志而奏功者也。其源以道政事，為典、為謨。典之流，其別為命、為誥、……《禮》以節文斯志者也，

（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士）編《文章正論》時，便於卷首《左傳》選文前先錄《五經》序：〈易傳序〉、〈春秋集傳序〉、〈詩經集傳序〉、〈書經集傳序〉、〈春秋傳序〉、〈禮記集註序〉，並說道：

自《左》、《國》以迄唐、宋備錄之。以「經序」冠諸首，其發明聖道，使受讀者即知經旨，譬之飲水知源也。次之諸家，雖體格不同，惟明義理、切世用，羽翼《六經》，是非不謬於聖言者取之，欲學者格物窮理，反諸身而實踐之耳。輯成，題其端曰「文章正論」，蓋竊附於《易》之養心，《詩》之無邪，《春秋》之大居正云。<sup>67</sup>

特置《五經》傳序於全書開頭而謂「飲水知源」，明確表現其「文本於經」之選文理念。<sup>68</sup>又如陳仁錫（1581-1636）嘗序《五經旁註》云：「不知文章原始《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說、議、論，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經實文章之祖，逐其裔而忘其祖，可歎？」<sup>69</sup>故所選《奇賞齋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便以「選經」三十六卷冠書首，廣收《周禮》、《儀禮》、《大戴禮記》選文。他如顧錫疇（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題《秦漢鴻文》稱：「《六經》、《四傳》尚矣，厥後文章代興，必稱夫秦、漢，唐、宋雖隆，弗之敢匹也。」<sup>70</sup>或如金鉉（1610-1644）〈文雅序〉所云：「文莫尚於《六經》，非身心是圖，則家國天下是究，舍是二者而欲求聖人一辭不可得。……余乃會三子選本，沉潛反覆，一本諸《六經》。」<sup>71</sup>皆透過「文本於經」之文體溯源論述做為選錄經文之依據。

今若將「文本於經」之選文理念結合「古文選本」之舉業功能，就其理想層面而言，

其源敬也。敬則為儀、為義。其流之別則為辭、為文、……《樂》以舞蹈斯志者也，其源和也。和則為樂均、為樂義。其流之別為唱、為調、……《春秋》以治正志者也，其源名分也。其流之別為紀、為志、……《易》則通天下之志矣，其源陰陽也。其流之別為兆、為繇。」見明·黃佐輯：《六藝流別》，書前「六藝流別序」，頁1-3。而《禮》尚摘抄二載《禮記》，《春秋》並節錄《三傳》篇章。

<sup>67</sup> 明·劉祐：《文章正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書前「文章正論序」，頁425。

<sup>68</sup> 陳繼儒（1558-1639）《古論大觀》雖同劉祐《文章正論》未直錄經文，然書中卷二至卷五特置「六經類」，並云：「若夫古人立論，其釋經陳敍類《易》、類《書》，其精嚴類《禮》，其勸懲、褒貶、賞罰類《春秋》。」見明·陳繼儒選：《新刊陳眉公精選古論大觀》（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明代），書前「古論大觀序」，頁3。亦是從文體溯源的角度展現其「文本於經」之選文理念。

<sup>69</sup> 明·陳仁錫：〈五經旁註序〉，明·陳仁錫重訂：《五經旁註》（多倫多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禮宗書院刻本，明代），頁1-3。

<sup>70</sup> 明·顧錫疇編：《秦漢鴻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4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書前「敘」，頁1。

<sup>71</sup> 明·金鉉：〈文雅序〉，《金忠節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6冊，卷2「序」，頁442-443。

便能發展出如陶望齡（1562-1609）〈潛學編序〉所云：

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古學，於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為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皆元本六籍，……近之君子，其為經義，羔雉而已；為古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唐、宋。當治經既不暇古業，為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經》。……潛谷先生據道也實矣，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然後函之乎史；肆經史也洽矣，然後摛之為文。……蓋明興以來，為《六經》之文，自先生始。<sup>72</sup>

序文雖意在稱頌鄧元錫（1529-1593），卻提示了一條從「文本於經」到「《六經》之文」的習文進程，正如張藝曦所釋：「陶望齡從儒經立論，明言作文必須本於六經」、「此六經之文不僅結合古文辭與經義，而且還可以是理想的應試之文」，<sup>73</sup>越發凸顯明代總集——尤其是收錄《六經》之古文選本——編選的實質功能與居中的積極作用。總而言之，「文本於經」提示的「文體源流」益以「選經入集」展示的「古文範式」，要以「由文返經」為最終標的，此即明末張溥（1602-1641）〈程墨表經序〉所強調：「夫好奇則必知古，知古則必知經，知經則必知所以為人，至于知所為人而文已畢精矣。故駁而不純之文，予所甚惡也！才而不德之士，亦予所甚惡也！」<sup>74</sup>表現在總集選經的編纂時，即可脈絡化其進程為——「因學文而復古，由復古而選經；因選本而讀經，由讀經而尊經」。換言之，明代總集的選「經」為「文」，發展到極致，就理念而言，最終仍是回歸「尊經」一途。<sup>75</sup>而選本之流行，亦同時拓展了經書之傳播。

<sup>72</sup> 明·陶望齡：《歇菴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36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3「潛學編序」，頁225-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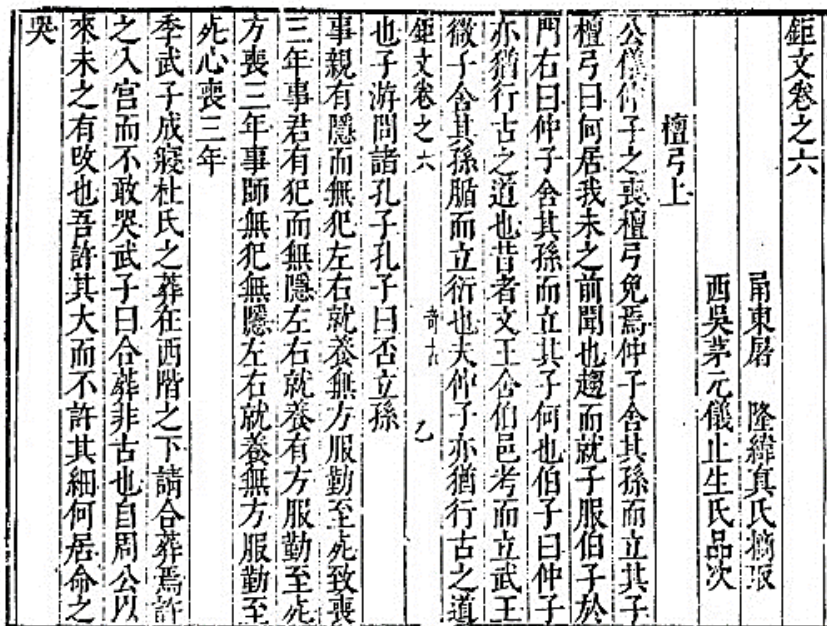
<sup>73</sup> 張藝曦：《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年），頁258。

<sup>74</sup> 明·張溥：《七錄齋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8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2「程墨表經序」，頁423。

<sup>75</sup> 因而王汎森認為：「張溥又出而反對艾氏，並惋惜何、李倡導古文時，只講文章，不曾勸人讀經。張溥主張復興古經，並大量抄撮經語。……他發起復社時，有非常明顯的道德及政治上的理由。他在宗旨上清清楚楚地表明想復興經術，並以此作為治平天下之基礎。」見王汎森：〈清初的講經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3分（1997年9月），頁506。

## 四、選經評點與變經為文

明代總集無論選經與否，其編纂形式皆可分為「純白文」與「附評點」兩種，前者書影如下：



補 12-520

圖一 明·屠隆輯：《鉅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影印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純白文之選本，書前多有序題，<sup>76</sup>如書影所示之屠隆（1543-1605）《鉅文》，開卷即有〈題詞〉云：「斯文不磨，上帝愛之，鬼神妬之，匪小物矣。余嘗上下古今英華，良亦有數。……摘取鴻士鉅文數十首，披襟讀之，……飢可使飽，寒可使溫，倦可使醒，憂可使喜。」<sup>77</sup>後接茅元儀（1594-1640）所分「品次」六種：宏放、奇古、悲壯、莊嚴、閒適、綺麗；而「奇古」一品即見收《禮記·檀弓》與《周禮·考工記》，故《總目》疑其偽託，並批評道：

<sup>76</sup> 王運熙曾指出：「有些選本雖然沒有評語，但其選篇有鮮明的傾向性，結合其序文，也能考知其文學觀念。」見王運熙：〈總集與選本〉，頁 79。

<sup>77</sup> 明·屠隆輯：《鉅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12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書前「鉅文題詞」，頁 429。

是集雜選經傳及古文詞，分宏放、悲壯、奇古、閒適、莊嚴、綺麗六門，僅八十篇，以〈考工記〉、〈檀弓〉諸聖賢經典之文，與稗官小說如〈柳毅傳〉、《飛燕外傳》等，雜然並選，殊為謬誕！<sup>78</sup>

蓋《鉅文》因選《禮》經，而遭《總目》訾其不經。惟總集選經於明代並不鮮見，集中有經亦比比皆是，此類選本正正反映經書文本在明代士子間之接受樣貌，此其一也。二者，書影所示之〈檀弓〉經文，顯係節文，而非全本，此又不免「割裂聖經」之嫌。惟此種選經方式，仍為明代總集所習見，<sup>79</sup>即以〈檀弓〉為例，《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節選十五則，《鑄古今曠世文淵評林》節選十七則，且每則另加標目，<sup>80</sup>方便讀者誌認。可資注意者，此類標題往往異書則異目，致有「同則異名」之現象，如此處所揭二書之〈檀弓〉節文，文同而異目者至少便有「晉恭世子」與「晉世子申生受死」、「魯莊公誅賁父」與「縣賁父自盡」、「晉重耳辭得國」與「晉公子重耳辭位」等。而標目既為選家根據選文概括，其間異同正可形塑明人對經書文本之閱讀接受，乃至二次創作之加工樣貌。惟「集中有經」既屬忌諱，便見如張國璽（萬曆五年〔1577〕進士）、劉一相（1542-1624）編《匯古菁華》時，因選錄《周易》經傳十餘章、《尚書》二十一篇、《詩經》六十三首、《禮記》八篇、《周禮》五官六十四職、《左傳》六十四章，故於〈凡例〉率先說明：「是集首載《六經》，重本始也。《周禮》姬公之蹟，《家語》尼父之書，故次之。《左》、《國》等書，經學羽翼，又次之。」<sup>81</sup>並自首道：「《六經》定自宣聖，豈敢芟夷！第崇經應制，餘難卒徧，故微加剪裁，冀便習學。」<sup>82</sup>強調其書有利舉業之實用用途，<sup>83</sup>故不得已刪經節文，以為讀本。類似的罪己自白頗見於選經之集，王士祿（1626-1673）於明、清之際編《燃脂集》時，<sup>84</sup>亦

<sup>78</sup>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93「總集類存目三·鉅文提要」，頁161-162。

<sup>79</sup> 明代科舉試經義，選考《五經》，一經四題，題皆白文，截句而成。此古文選本「多節文而少全文」之所由，同時亦反映了純白文選本之市場需求。

<sup>80</sup> 十五則標目為：「晉恭世子」、「魯莊公誅賁父」、「曾子易簣」、「孔子夢奠兩楹」、「有若之言似夫子」、「晉重耳辭得國」、「子思論為舊君服」、「杜蕢揚解」、「蕢尚不知禮」、「孔子論苛政」、「周豐不見哀公」、「齊飢者苦節」、「張老賀成室」、「子罕」、「趙文子知人」；十七則標目為：「周豐對魯哀公」、「子上母死而不喪」、「晉世子申生受死」、「縣賁父自盡」、「曾子易簣」、「有子問聞喪」、「晉公子重耳辭位」、「杜蕢揚解」、「哀公弔蕢尚」、「孔子論苛政」、「子戌請謚公叔」、「晉武子頌禱」、「孔子論宋不可伐」、「趙文子知人」、「齊饑者苦操」、「魯國歲旱」、「陳太宰嚭善對」。

<sup>81</sup> 明·張國璽、劉一相彙選：《匯古菁華》（明萬曆二十四年山陽知縣何際可刊本，明代），書前「匯古菁華凡例」，頁1。

<sup>82</sup> 明·張國璽、劉一相彙選：《匯古菁華》，書前「匯古菁華凡例」，頁1。

<sup>83</sup> 〈匯古菁華凡例〉並載：「是集崇為業舉，故敦朴者先，雕蟲者殿。」見明·張國璽、劉一相彙選：《匯古菁華》，書前「匯古菁華凡例」，頁3。

<sup>84</sup> 傅湘龍嘗考《燃脂集》之成書過程指出：「崇禎十四年，王士祿始編撰《燃脂集》。……康熙十一年，王士祿修訂序言，並鈔定全本。……王士祿自序初寫於順治十五年中秋日。」見傅湘龍：〈王士祿《燃

因選錄《詩經》逕自發難：「古來總集家，自昭明而下無及《六經》者，以《六經》之文定自宣聖，雲漢為章，不可選也。」<sup>85</sup>隨後小心翼翼地解釋：「著書貴裨風教，〈關雎〉、〈葛覃〉諸什，實為風化本原，取以弁冕羣篇，關涉尤大。……獨此卷冠諸編首，不與他卷甲乙相次，凡以先聖之寶書，不敢等諸羣言云爾。」<sup>86</sup>先是表明聖經不可入集，再則強調其選之教化用途，終取《詩》篇壓卷，以示「尊經」之意。<sup>87</sup>

相較於「純白文」之選本，「附評點」之選本為數更甚，蓋明代之文章選本多為科舉而設，<sup>88</sup>無評點則無法見收指導文風之效。此類選本多陳「凡例」，示其選文標準，如《鐫古今曠世文淵評林》開卷即見十八則附標目之凡例，<sup>89</sup>其十八「評文在識大旨」云：「夫評林始自《史記》，後漸廣其說，至今日熾。但上有標識曰『某公』、『某公』，皆不佞手採群書，冗長者削去之；至上無標識『某公』者，則不佞所自評云。……若夫集中斷畫，雖間有出于原本，而已意居多，觀者不可不察。」<sup>90</sup>可知書間眉批蓋為集評，正文圈點則編者手加。明代選本既為應舉子業而多見評點，「集中之經」自屬圈評範圍，<sup>91</sup>此亦是《總目》

脂集》考論》，《漢學研究》第30卷第3期（2012年9月），頁138-139。

<sup>85</sup> 清·王士祿：《燃脂集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2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尊經」，頁732。

<sup>86</sup> 清·王士祿：《燃脂集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20冊，「尊經」，頁732。

<sup>87</sup> 何詩海即認為：「凡例『尊經』條，論以宗經故錄《詩經》中〈關雎〉、〈葛覃〉諸篇冠諸全書，與《文選》等總集因宗經而不選經書之文，表現出截然相反的思路。」見何詩海：《古書凡例與文學批評：以明清集部著作為考察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23年），頁39。傅湘龍同樣分析道：「故以《風雅》五卷置於《燃脂集》卷首，且不再細分卷次條目，以區別於賦、詩、文、說四部。針對自《昭明文選》以來對孔子所刪定的六經之文不予選錄的成例，王士祿亦努力為《風雅》入集尋求一種理論支援和歷史依據。」見傅湘龍：〈王士祿《燃脂集》考論〉，頁148。

<sup>88</sup> 岳鴛鴦嘗分類整理明代之科舉用書云：「廣義則包括為了輔助士子『楷模文體，羽翼經傳』而出版的各種科舉參考書，大體可分為以下九大類：一是四書類，……二是五經類，……三是八股文選本，……往往以圈點、眉批、夾批、總序、總評指點技法，甚至以朱墨套印方便閱讀；四是古文選本，即所謂的『以古文為時文』，即通過經典古文的選評，指導士子在八股格式的基礎上運用古文的做法、融入古文的氣格；……而入股文選集、古文選集、翰林館課等文選類圖書則增加了圈點、批評、鑒賞的成分，指導士子借鑒、模仿。」見岳鴛鴦：〈晚明科舉圖書的出版傳播〉，《尋根》2011年第5期（2011年10月），頁40、42。

<sup>89</sup> 其標目為：「選文貴持獨見」、「修辭最嫌假借」、「錄文在關世教」、「取文貴定長短」、「閱文貴知取舍」、「錄文務辨可否」、「選漢切忌俳語」、「文章忌雜歌辭」、「文格擬唐詩選」、「異才另自分卷」、「取文最嫌襲故」、「明文取不過多」、「錄文不定人品」、「選輯不載元文」、「選文先叙世系」、「序次先定君臣」、「批評四品篇中」、「評文在識大旨」。見明·徐宗夔（萬曆二十七年〔1599〕前後在世）評選，明·屠隆批釋，明·章嘉禎（萬曆八年〔1580〕進士）參訂：《鐫古今曠世文淵評林》（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己亥刻本，明代），書前「鐫古今曠世文淵評林凡例」，頁1-9。

<sup>90</sup> 明·徐宗夔評選，明·屠隆批釋，明·章嘉禎參訂：《鐫古今曠世文淵評林》，書前「鐫古今曠世文淵評林凡例·評文在識大旨」，頁9。

<sup>91</sup> 侯美珍嘗指出：「從多數的評經之作實際圈評情況看來，和古文選本選評經文並無兩樣，皆為揭明文法以作為學文的教材。」見侯美珍：〈明清入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經學研究集刊》第7期

極力避免、大力討伐者，如於〈孫月峯評經提要〉便嚴加斥責：「每經皆加圈點評語，……經不可僅以文論，蘇洵評《孟子》本屬偽書，謝枋得《批點檀弓》亦非真本，鑛乃竟用評閱時文之式，一一標舉其字句之法，詞意纖仄。」<sup>92</sup>總集選經既表現了「經、文同集」的事實，選經評點將進一步造成「變經為文」的後果，聖經不復，與文同塵！故楊胤奇（崇禎四年〔1631〕前後在世）刪補《尚書副墨》時照例要先聲明：「經文俱用批評，正以是集尊經為主。」<sup>93</sup>雖與「文本於經」之理路有別，尊經之立場卻同歸一致。惟若從經書流傳的角度思考，「集中有經」形同擴大了《六經》之傳播媒介，如向稱「難讀」而致傳習不盛的《儀禮》，<sup>94</sup>卻廣受明代選家青睞。張溥嘗云：「《五經》各家通於時文，惟《禮》近之。昌黎稱《儀禮》難讀，然〈送李幽川〉一序，文法深簡，繇此而出。」<sup>95</sup>繼前引黃佐《六藝流別》例，復又凸顯明人特殊之讀《禮》眼光，是以明代總集不乏見錄《儀禮》者，其中尤可注意明末陳湜子（1615-1703）所輯之《周文歸》，書中摘錄了《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喪服〉、〈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等十二篇節文，書影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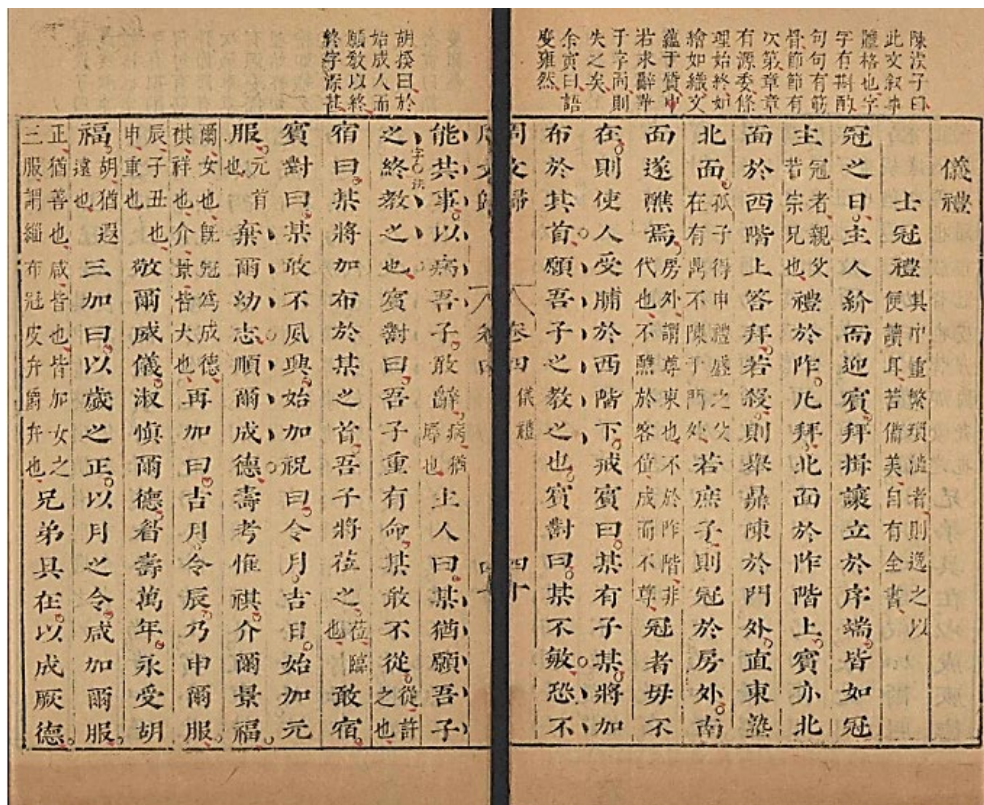
（2009年4月），頁157。換言之，不論是專書的單經評點或是選本的古文評點，就「評經」之作為而言，其目的皆在指導士子應試習文。

<sup>92</sup>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34「五經總義類存目·孫月峯評經提要」，頁691。惟清代亦有少數不以評點為忤之擁護者，如方東樹（1772-1851）云：「古人著書為文，精神識議固在於語言文字，而其所以成文義用，或在於語言文字之外，則又有識精者為之圈點、抹識、批評，此所謂筌蹄也。能解於意表而得古人已亡不傳之心，所以可貴也。近世有庸學顯固僻士，自詡名流，矜其大雅，謂圈點、抹識、批評沿於時文儻氣，醜而非之，凡刻書以不加圈點評識為大雅，無眼愚人不得正見，不能甄別，聞此高論，奉為仙都寶誥。」見清·方東樹：〈書歸震川《史記圈點評例》後〉，《攷槃集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9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5「書後、題跋」，頁342。

<sup>93</sup> 明·楊肇芳撰，明·楊胤奇刪補：《尚書副墨》，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輯第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書前「凡例」，頁337。

<sup>94</sup> 《總目》云：「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見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9「禮類一·序」，頁388。

<sup>95</sup> 明·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古文近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38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3「顧聚之稿序」，頁331。



圖二 明·鍾惺選，明·陳湜子輯：《周文歸》（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經文旁有圈點，不時標註「字法、句法、章法」，如於〈士冠禮〉：「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句旁加點並標「字法」；<sup>96</sup>經文上載陳湜子、鍾惺、孫鑛（1543-1613）等人之論文眉批，如於〈士冠禮〉「冠之日」一節上，陳湜子評曰：「此文敘事體格也，字字有斟酌，句句有筋骨，節節有次第，章章有源委，條理始終，如繪如織，文蘊于質中，若求辭華于字面，則失之矣。」<sup>97</sup>皆將禮書經文做尋常範文讀，要在文章之賞析，不在經義之解詁。故除隨文之眉批外，尚於經文後另加賞文之總評，如於〈士冠禮〉載：「古來傳記灑，似從《儀禮》脫胎。」<sup>98</sup>焦點全不在儀節，依然帶入「文本於經」之文體源流觀。此種讀《禮》之法正如郭紹虞所云：「清代人對於六經看作都是史，那麼明代人也不妨把六經看作都是

<sup>96</sup> 明·鍾惺（1574-1625）選，明·陳湜子輯：《周文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3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卷4「儀禮」，頁525。

<sup>97</sup> 明·鍾惺選，明·陳湜子輯：《周文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39冊，卷4「儀禮」，頁525。

<sup>98</sup> 明·鍾惺選，明·陳湜子輯：《周文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39冊，卷4「儀禮」，頁526。

文。六經皆文，所以不妨加以批評。」<sup>99</sup>表現的是明人鮮明之治經特色，故可「選經入集」，先將聖經文章化；亦可「變經為文」，再將經文讀本化。此外，尚需注意陳仁錫之《奇賞齋古文彙編》，較《周文歸》更進一步的是，書中卷四至卷九全文照收了《儀禮》十七篇。<sup>100</sup>此種置「全經」於「總集」所造成之經、集流動現象，雖不免有改變經書性質之虞；但此前六藝經傳透過經部著述做為傳播的唯一載體，卻在明人大量選經入集後，增益了集部著述此一傳播媒介，讀者群也從專門的研經學者擴散至一般的民間士子。《警世通言》中向被視為馮夢龍（1574-1646）自況的〈老門生三世報恩〉說道：

（鮮于同）年年科舉，歲歲觀場，不能得朱衣點額，黃榜標名。到三十歲上，循資該出貢了。……鮮于同自三十歲上讓貢起，一連讓了八遍，到四十六歲兀自沉埋於泮水之中，馳逐於青衿之隊。……鮮于同自五十七歲登科，六十一歲登甲，歷任二十三年，……直活到九十七歲，整整的四十年晚運。至今浙江人肯讀書，不到六七十歲還不丟手，往往有晚達者。<sup>101</sup>

小說種種，不啻明代士子執著科舉之人生縮影，而做為科舉參考書之古文選本，自是人手一部。<sup>102</sup>《六經》文字即在「選經評點」之風氣下，藉總集之流傳更形擴散，「變經為文」

<sup>99</sup>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明倫出版社，1969年），頁294。

<sup>100</sup> 明代總集之選經——尤其《三禮》——向因關注者毋多，至有如吳戩、曹虹錯誤地以為：「如果說，魏源是首次系統地將禮學文章選本化作為其經世之學的重要支點，那麼曾國藩則是首次系統地將《三禮》尤其是《儀禮》選本化。……在這部文章選本中，曾國藩大膽收錄了《周禮》、《儀禮》、《禮記》的一些篇章、段落。……其中最值得重視的一點在於將《儀禮》的〈士冠禮〉、〈士相見禮〉、〈覲禮〉納入選本範疇。……對儒家經典進行別裁，將禮學原典納入文章選本，在歷史上尚屬首次。」見吳戩、曹虹：〈《儀禮》與清代士人的文學審美建構〉，《江海學刊》2015年第5期（2015年9月），頁188-189。實則《禮》經篇章之入選總集，明代已然，遑論〈檀弓〉諸記早見於陳騏之《文則》，不待曾國藩（1811-1872）《經史百家雜鈔》「大膽」收錄。至於《儀禮》之選本化，明代之《六藝流別》、《周文歸》等俯拾皆是，《奇賞齋古文彙編》甚至十七篇盡收，亦不為歷史上「首次」。

<sup>101</sup> 明·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註，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臺北：三民書局，2021年），卷18「老門生三世報恩」，頁231、240。

<sup>102</sup> 古文選本對舉業士子之重要性，較早何景明（1483-1521）編《學約古文》時即已遍告諸生：「經書每歲一周，……期三年而卒其業。正誦之餘，復讀名家文字數篇，要其取雖非全編，而實覽大義。」見明·何景明：〈學約古文序〉，明·何景明撰，李淑毅等點校：《何大復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34「序十三篇」，頁599。無獨有偶，王三省（1499-?）編《古文類選》時亦自表明：「吾以便舉子之習，振時文之陋云爾。」引見明·崔銑：〈古文類選序〉，收入明·王三省編：《古文類選》（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五年相州清慎堂刊本，明代），書前，頁1。又見于慎行（1545-1608）所作梁紹儒（1509-1573）之墓銘稱：「公自兒時天資穎慧，銳志文史，其為舉子業皆取裁古文選，詞華高雋，諸為舉子業者咸遜弗若也。」見明·于慎行：《穀城山館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7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卷17「明故翰林院檢討玉菴梁公墓誌銘」，頁537。是以李長祥（1612-1679）當日即有「竊料當今之世文治興起，塗巷

雖是一《六經》讀本化之歷程，卻也同時是聖經大眾化之契機。

## 五、結語

明代官方提倡《古文真寶》為訓蒙讀物，為古文選本之流行預作鋪墊，益以民間對科舉考試之習文需求，並在學界「復古」與「辨體」交織之文論影響下，共同構築明代總集「選經入集」之出版現象。「集中有經」雖跨越了四部疆界，「經、文同集」卻無形中矮化了六藝經傳，批評圈點更是造成了「變經為文」之「讀本化」現象，致使《六經》之神聖性蕩然無存！此類選本固非詁經正體，其價值應就傳經之媒介以觀，蓋總集中之文章選本迄至宋始，越發強化其有利為文之舉業功能，李元度（1821-1887）即云：「古人操選政者，……至呂東萊之《古文關鍵》、樓迂齋之《古文標註》、真西山之《文章正宗》、謝疊山之《文章軌範》，又各取古人名作，標舉其命意布局之所在，示學者以徑塗，其為來學計益深切矣。」<sup>103</sup>點出真德秀等人之作，頗利士子學文。萬曆以降，選本氾濫，書賈競售，諸選致有「參考書化」之傾向。惟其如此，故古文選本雖普及於當世、流行於時下，卻難傳之於後代，益以《四庫》收書排斥「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尋常著述，未越群流」之作，今日之搜訪愈益難矣。<sup>104</sup>且選本既隨科舉而生，一旦中舉，則棄如敝屣，陸粲（1494-

之子莫不相與言古文」之說。見明·李長祥：〈與龔介眉、陳椒峰論古文選本書〉，《天問閣文集》，收入新文豐編輯部：《叢書集成續編》第189冊（臺北：新文豐，1989年），卷3，頁176。此一古文選本做為備考用書之趨勢，明代已然，延續至清時猶見沈起元（1685-1763）告戒族中子弟云：「汝曹既不能為農工商賈之業，惟當以讀書為吾本業，或經，或史，或子、集、古文選本，總須將此心刻刻安放在書本上，方是士子之業。」見清·沈起元：《敬亭文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8輯第2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卷9「家訓」，頁316。

<sup>103</sup> 清·李元度：〈國朝古文正的序〉，《天岳山館文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4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27「序」，頁421。

<sup>104</sup> 「選經入集」所造成之「經、文同集」現象，至晚清日益發散，故魏源（1794-1857）已可堂而皇之宣稱：「《六經》自《易》、《禮》、《春秋》，姬、孔制作外，《詩》則纂輯當時有韻之文也，《書》則纂輯當時制誥、章奏、載記之文也，《禮記》則纂輯學士大夫考證論議之文也。……然則整齊文字之學，自夫子之纂《六經》始，後世尊之為『經』，在當日夫子自視，則亦一代詩文之匯選，本朝前之文獻而已。……蕭統、徐陵以後，選文者不知祖《詩》、《書》文獻之誼，瓜區豆剖，上不足考治，下不足辨學，而總集始不秉乎經。……誠能以昭代之典章文字讀《六經》，而又能以《六經》讀昭代之典章文字，其于是編也，又何窮大失居之有！」見清·魏源：《古微堂集·外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3「國朝古文類鈔序（代陶中丞作）」，頁379。可見《總目》時因憂「經、文同集」演變成「變經為文」之焦慮已蕩然無存。

1551) 當日即有「一得科第，棄不復省」之說，<sup>105</sup>楊于庭（萬曆八年〔1580〕進士）亦嘆學子「第占一經以羔雉縣官，如祭者之芻狗」，<sup>106</sup>曹學佺（1574-1646）則同聲連氣道：「今之學者，治一經而取科第，售則芻狗棄之」，<sup>107</sup>一朝得第，不復讀經。經書況且不讀，遑論舉業用書；既為公車業，此書皆無用也。然而中式應考前，則又無法不讀選本一類之參考書，即所謂「因其流俗而流行」者也。惟古文選本所節經書片段，竟爾因此人人成誦，則總集之選經，自有其讀本功能外之傳播價值，<sup>108</sup>丘濬（1421-1495）〈會試錄序〉嘗云：

竊惟《六經》之道始于伏羲畫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其微言奧義幾絕，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凡歷幾朝代，經幾聖賢，然後聖經賢傳復全於世。而我皇朝之興，首表章之，列聖相承，造士用人，純用是道，至於今日，益隆益備。橫經之師遍於郡縣，執經之徒溢于里巷，明經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經術以來所未有也！<sup>109</sup>

文莊所譽，殆以科舉施行之最理想效果云，而承載備考功能之舉業用書如古文選本者，即伴隨此制度，不斷在大眾之間流行傳播，原本傳習範圍有限之六藝經傳，反由入選總集而益加擴散。

<sup>105</sup> 明·陸燾：《陸子餘集》，收入清·永瑤、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5「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頁643。

<sup>106</sup> 明·楊于庭：〈七經思問序〉，《楊道行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卷20「序下」，頁21。

<sup>107</sup> 明·曹學佺：《石倉文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36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2「贈朱揚州序（代）」，頁870。

<sup>108</sup> 此猶今之學子未必翻閱《左傳》，卻因《古文觀止》而多讀過〈燭之武退秦師〉。

<sup>109</sup> 明·丘濬：〈會試錄序〉，《重編瓊臺叢》，收入清·永瑤、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9「序」，頁178。

## 徵引文獻

### 古籍

- 南朝梁·劉勰 LIU, XIE 撰，清·黃叔琳 HUANG, SHU-LIN 註，李詳 LI, XIANG 補註，楊明照 YANG, MING-ZHAO 校註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Zeng Ding Wen Xin Diao Long Xiao 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0 年）。
- 宋·李耆卿 LI, QI-QING：《文章精義》*Wen Zhang Jing Yi*，收入清·永瑤 YONG-RONG、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48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 年）。
- 宋·真德秀 ZHEN, DE-XIU 編：《文章正宗》*Wen Zhang Zheng Zong*，收入清·永瑤 YONG-RONG、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355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 年）。
- 宋·陳騭 CHEN, KUI：《文則》*Wen Ze*，收入清·永瑤 YONG-RONG、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480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 年）。
- 宋·黃堅 HUANG, JIAN 編：《古文真寶》*Gu Wen Zhen Bao*（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司禮監刊本，明代）。
- 明·于慎行 YU, SHEN-XING：《穀城山館文集》*Gu Cheng Shan Guan Wen Ji*，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集部第 147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王守仁 WANG, SHOU-REN 撰，吳光 WU, GUANG、錢明 QIAN, MING、董平 DONG, PING、姚延福 YAO, YAN-FU 編校：《王陽明全集》*Wang Yang Ming Qua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6 年）。
- 明·王畿 WANG, JI 撰，吳震 WU, ZHEN 編校整理：《王畿集》*Wang Ji Ji*（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2007 年）。
- 明·王三省 WANG, SAN-SHING 編：《古文類選》*Gu Wen Lei Xuan*（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五年相州清慎堂刊本，明代）。
- 明·丘濬 QIU, JUN：《重編瓊臺藁》*Chong Bian Qiong Tai Gao*，收入清·永瑤 YONG-RONG、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248 冊（臺北

-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 年)。
- 明·吳訥 WU, NE 輯：《文章辨體》*Wen Zhang Bian T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60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明·何景明 HE, JING-MING 撰，李淑毅 LI, SHU-YI 等點校：《何大復集》*He Da Fu Ji*（鄭州 Zhengzhou：中州古籍出版社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ress，1989 年）。
- 明·沈德符 SHEN, DE-FU：《萬曆野獲編》*Wan Li Ye Huo B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4 年）。
- 明·李長祥 LI, CHANG-XIANG：《天問閣文集》*Tian Wen Ge Wen Ji*，收入新文豐編輯部 XIN WEN FENG BIAN JI BU：《叢書集成續編》*Cong Shu Ji Cheng Xu Bian* 第 189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 Xinwenfeng Publishing Co., Ltd.，1989 年）。
- 明·金鉉 JIN, XUAN：《金忠節公文集》*Jin Zhong Jie Gong Wen Ji*，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 SI KU WEI SHOU SHU JI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未收書輯刊》*Si Ku Wei Shou Shu Ji Kan* 第 6 輯第 26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武之望 WU, ZHI-WANG 撰，明·陸翀之 LU, CHONG-ZHI 輯：《新刻官板舉業卮言》*Xin Ke Guan Ban Ju Ye Zhi Yan*，收入陳廣宏 CHEN, GUANG-HONG、龔宗傑 GONG, ZONG-JIE 編校：《稀見明人文話二十種》*Xi Jian Ming Ren Wen Hua Er Shi Zho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6 年）。
- 明·徐宗夔 XU, ZONG-KUI 評選，明·屠隆 TU, LONG 批釋，明·章嘉禎 ZHANG, JIA-ZHEN 參訂：《鐫古今曠世文淵評林》*Juan Gu Jin Kuang Shi Wen Yuan Ping Lin*（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己亥刻本，明代）。
- 明·孫緒 SUN, XU：《沙溪集》*Sha Xi Ji*，收入清·永瑤 YONG-RONG、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26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 年）。
- 明·夏言 XIA, YAN：《夏桂洲先生文集》*Xia Gui Zhou Xian Sheng Wen Ji*，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集部第 74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陸粲 LU, CAN：《陸子餘集》*Lu Zi Yu Ji*，收入清·永瑤 YONG-RONG、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27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

- 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83 年)。
- 明·屠隆 TU, LONG 輯：《鉅文》*Ju Wen*，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U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u Bian* 第 12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Publishing House，2001 年）。
- 明·崔銑 CUI, XIAN：《洄詞》*Huan Ci*，收入清·永瑤 YONG-RONG、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267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83 年）。
- 明·陶望齡 TAO, WANG-LING：《歌菴集》*Xie An 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365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明·曹學佺 CAO, XUE-QUAN：《石倉文稿》*Shi Cang Wen Gao*，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36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張國璽 ZHANG, GUO-XI、劉一相 LIU, YI-XIANG 彙選：《滙古菁華》*Hui Gu Jing Hua*（明萬曆二十四年山陽知縣何際可刊本，明代）。
- 明·張溥 ZHANG, PU：《七錄齋詩文合集·古文近稿》*Qi Lu Zhai Shi Wen He Ji Gu Wen Jin Gao*，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38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明·張溥 ZHANG, PU：《七錄齋集》*Qi Lu Zhai Ji*，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禁燬書叢刊》*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集部第 182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2000 年）。
- 明·張以忠 ZHANG, YI-ZHONG 輯：《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Chen Ming Qing Xian Sheng Ping Xuan Gu Jin Wen Tong*，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禁燬書叢刊》*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集部第 134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2000 年）。
- 明·陳繼儒 CHEN, JI-RU：《新刊陳眉公精選古論大觀》*Xin Kan Chen Mei Gong Jing Xuan Gu Lun Da Guan*（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明代）。
- 明·陳仁錫 CHEN, REN-XI 重訂：《五經旁註》*Wu Jing Pang Zhu*（多倫多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

- 禮宗書院刻本，明代)。
- 明·焦竑 JIAO, HONG 輯：《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Jiao Tai Shi Bian Ji Guo Chao Xian Zheng Lu*，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史部第 100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黃佐 HUANG, ZUO：《庸言》*Yong Yan*，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子部第 9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黃佐 HUANG, ZUO 輯：《六藝流別》*Liu Yi Liu Bie*（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刻清印本，明代）。
- 明·黃洪憲 HUANG, HONG-XIAN：《碧山學士集》*Bi Shan Xue Shi Ji*，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禁燬書叢刊》*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集部第 30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2000 年）。
- 明·馮琦 FENG, QI：《宗伯集》*Zong Bo Ji*，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禁燬書叢刊》*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集部第 15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2000 年）。
- 明·馮夢龍 FENG, MENG-LONG 編撰，徐文助 XU, WEN-ZHU 校註，繆天華 MIAO, TIAN-HUA 校閱：《警世通言》*Jing Shi Tong Yan*（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 Min Book Co., Ltd.，2021 年）。
- 明·楊肇芳 YANG, ZHAO-FANG 撰，明·楊胤奇 YANG, YIN-QI 刪補：《尚書副墨》*Shang Shu Fu Mo*，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 SI KU WEI SHOU SHU JI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未收書輯刊》*Si Ku Wei Shou Shu Ji Kan* 第 1 輯第 3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楊于庭 YANG, YU-TING：《楊道行集》*Yang Dao Hang Ji*，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集部第 169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劉若愚 LIU, RUO-YU：《酌中志》*Zhuo Zhong Zh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43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劉祐 LIU, HU：《文章正論》*Wen Zhang Zheng Lun*，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集部第 309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鄭汝璧 ZHENG, RU-BI：《由庚堂集》*You Geng Tang 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356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明·鄭二陽 ZHENG, ER-YANG：《鄭中丞公益樓集》*Zheng Zhong Cheng Gong Yi Lou Ji*，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 SI KU WEI SHOU SHU JI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未收書輯刊》*Si Ku Wei Shou Shu Ji Kan* 第 6 輯第 22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鍾惺 ZHONG, XING 選，明·陳淏子 CHEN, HAO-ZI 輯：《周文歸》*Zhou Wen Gui*，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集部第 339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歸有光 GUI, YOU-GUANG 編：《文章指南》*Wen Zhang Zhi Nan*，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集部第 315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明·顧錫疇 GU, XI-CHOU 編：《秦漢鴻文》*Qin Han Hong Wen*，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集部第 346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清·王士祿 WANG, SHI-LU：《燃脂集例》*Ran Zhi Ji Li*，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集部第 420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清·方苞 FANG, BAO 等奉敕編：《欽定四書文·正嘉四書文》*Qin Ding Si Shu Wen Zheng Jia Si Shu Wen*，收入清·永瑤 YONG-RONG、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45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 年）。
- 清·方苞 FANG, BAO 撰，清·戴鈞衡 DAI, JUN-HENG 編：《望溪先生集外文》*Wang Xi Xian Sheng*

- Ji Wai Wen*，收入新文豐編輯部 XIN WEN FENG BIAN JI BU：《叢書集成三編》*Cong Shu Ji Cheng San Bian* 第 55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 Xinwenfeng Publishing Co., Ltd.，1997 年）。
- 清·方東樹 FANG, DONG-SHU 撰：《攷槃集文錄》*Kao Pan Ji Wen Lu*，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49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清·永瑤 YONG-RONG、紀昀 JI, YUN 等：《四庫全書總目》*Si Ku Quan Shu Zong Mu*（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2001 年）。
- 清·李元度 LI, YUAN-DU：《天岳山館文鈔》*Tian Yue Shan Guan Wen Chao*，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549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清·沈起元 SHEN, QI-YUAN 撰：《敬亭文稿》*Jing Ting Wen Gao*，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 SI KU WEI SHOU SHU JI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未收書輯刊》*Si Ku Wei Shou Shu Ji Kan* 第 8 輯第 26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1997 年）。
- 清·吳敬梓 WU, JING-ZI 撰，李漢秋 LI, HAN-QIU 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增訂版）》*Ru Lin Wai Shi Hui Jiao Hui Ping Zeng Ding B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22 年）。
- 清·范方 FAN, FANG：《默鏡居文集》*Mo Jing Ju Wen Ji*，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四庫禁燬書叢刊》*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集部第 133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2000 年）。
- 清·陸隴其 LU, LONG-QI 撰，清·侯銓 HOU, QUAN 編：《三魚堂文集》*San Yu Tang Wen Ji*，收入清·永瑤 YONG-RONG、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325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 年）。
- 清·陸隴其 LU, LONG-QI 輯：《讀朱隨筆》*Du Zhu Sui Bi*，收入新文豐編輯部 XIN WEN FENG BIAN JI BU：《叢書集成新編》*Cong Shu Ji Cheng Xin Bian* 第 22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 Xinwenfeng Publishing Co., Ltd.，1985 年）。
- 清·黃宗羲 HUANG, ZONG-XI：《南雷詩文集》*Nan Lei Shi Wen Ji*，收入沈善洪 CHEN, SHAN-HONG 主編：《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 Xi Quan Ji* 第 10 冊（杭州 Hangchow：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5 年）。
- 清·戴名世 DAI, MING-SHI：《南山集》*Nan Shan 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419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清·魏裔介 WEI, YI-JIE：《兼濟堂文集》*Jian Ji Tang Wen Ji*，收入清·永瑤 YONG-RONG、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31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 年）。
- 清·魏源 WEI, YUAN：《古微堂集·外集》*Gu Wei Tang Ji Wai 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52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近人論著

- 王汎森 WANG, FAN-SEN：〈清初的講經會〉“‘The Classics Discussion Society’ of the Early Ching”，《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第 68 本第 3 分（1997 年 9 月），頁 503-588。DOI：10.6355/BIHPAS.199709.0503。
- 王基倫 WANG, CHI-LUN：〈從清中葉以前古文文體發展脈絡論姚鼐《古文辭類纂》的十三類說〉“A Discussion on Yao Nai’s Thirteen Generic Classifications of *Guwencileizuan* in Terms of the Evolution before the Mid-Qing”，《臺大中文學報》*Chinese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第 79 期（2022 年 12 月），頁 127-172。DOI：10.6281/NTUCL.202212\_(79).0004。
- 王運熙 WANG, YUN-XI：〈總集與選本〉“General Anthologies and Selected Anthologies”，《古典文學知識》*Knowledge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2004 年第 5 期（2004 年 9 月），頁 75-81。
- 王鴻泰 WANG, HUNG-TAI：〈好古文詞——明清士人的知識歧途、文化認同與文人性格〉“A Love of Old Writing: Two Elite Pathways to Knowledge, Cultural Identity, and Literati Characte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九州學林》*Jiu Zhou Xue Lin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 總 37 期（2016 年 9 月），頁 33-88。
- 何詩海 HE, SHIH-HAI：《古書凡例與文學批評：以明清集部著作為考察中心》*Gu Shu Fan Li Yu Wen Xue Pi Ping: Yi Ming Qing Ji Bu Zhu Zuo Wei Kao Cha Zhong Xi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23 年）。
- 吳承學 WU, CHENG-HSUEH：〈明代文章總集與文體學——以《文章辨體》等三部總集為中心〉“Ming Dai Wen Zhang Zong Ji Yu Wen Ti Xue: Yi Wen Zhang Bian Ti Deng San Bu Zong Ji Wei Zhong Xin”，《文學遺產》*Literary Heritage* 2008 年第 6 期（2008 年 11 月），頁 84-94。

- 吳戩 WU, JIAN、曹虹 CAO, HONG:〈《儀禮》與清代士人的文學審美建構〉“Yili and Literary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Scholars’ in Qing Dynast”, 《江海學刊》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15 年第 5 期 (2015 年 9 月), 頁 183-191。
- 岳鴛鴦 YUE, YUAN-YANG:〈晚明科舉圖書的出版傳播〉“The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Book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尋根》 *Root Exploration* 2011 年第 5 期 (2011 年 10 月), 頁 39-45。
- 侯美珍 HOU, MEI-CHEN:〈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 *A Study on the Criticism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Shiji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臺北 Taipei: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hD Thesis, 2004 年)。
- 侯美珍 HOU, MEI-CHEN:〈明清八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Eight-Legged Essay in Ming-Qing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s”, 《經學研究集刊》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第 7 期 (2009 年 4 月), 頁 137-162。
- 徐兆安 HSU, CHAO-AN:〈「房稿」刊行的習慣與晚明時文評選風潮〉“The Conventions of ‘Ward Essays’ and the Boo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Essays in Late Ming China”,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第 95 本第 1 分 (2024 年 3 月), 頁 113-161。
- 馬學良 MA, HSUEH-LIANG:《明代內府刻書考》 *A Study of Ming Dynasty Imperial Palace Editions*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21 年)。
- 張藝曦 CHANG, I-HSI:《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 *At the Crossroads: the Choices and Predicaments of Humble and Obscure Literati in the Ming Dynasty* (新竹 Hsinchu: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Press, 2022 年)。
- 曹虹 CAO, HONG:〈「一代有一代之文」——清人編纂古文選本之時代意蘊〉“‘Each Generation Has Its Own Literature’: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Ancient-Style Prose Anthologies Compiled in the Qing Dynasty”, 《馬來西亞漢學刊》 *Malaysian Journal of Sinology* 第 4 期 (2020 年 8 月), 頁 89-108。
- 梅家玲 MEI, CHIA-LING:《明代唐宋派文論研究》 *A Study of the Literary Theory of the Tang-Song School in the Ming Dynasty* (臺北 Taipei: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 Thesis, 1985 年)。
- 連文萍 LIEN, WEN-PING:〈明代皇族的詩歌教習及其意義〉“The Research of the Imperial Family’s Teaching and Studying in the Poetry and Songs in Ming Dynasty”, 《高雄師大國文學報》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第 22 期 (2015 年 7 月), 頁 121-166。

- 郭紹虞 GUO, SHAO-YU :《中國文學批評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臺北 Taipei : 明倫出版社 Minglun Publishing House , 1969 年)。
- 陳國球 CHEN, KUO-CHIU :《香港的抒情史》 *A Lyr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香港 Hongkong :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2016 年)。
- 傅湘龍 FU, HSIANG-LUNG :〈王士祿《燃脂集》考論〉“An Investigation of Wang Shilu’s *Ranzhi Ji*”, 《漢學研究》 *Chinese Studies* 第 30 卷第 3 期 (2012 年 9 月), 頁 135-165。
- 黃美娥 HUANG, MEI-E :〈李塗『文章精義』探析〉“An Analysis of Li Tu’s ‘Wenzhang jingyi’”, 《東南學報》 *Tung Nan Journal* 第 15 期 (1992 年 12 月), 頁 159-172。
- 熊禮匯 XIONG, LI-HUI :〈《古文真寶》的編者、版本演變及其在韓國、日本的傳播〉“The Compiler and Textual Evolution of *Guwen Zhenbao* and Its Dissemination in Korea and Japan”, 收入馮天瑜 FENG, TIAN-YU 主編:《人文論叢(2007 年卷)》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北京 Beijing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2008 年), 頁 471-503。
- 鄭天熙 CHENG, TIEN-HSI :〈明代古文選本的古文觀念探論〉“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Ancient-Style Prose in Ming Dynasty Anthologies”,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 *Theoretical 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2021 年第 2 期 (2021 年 11 月), 頁 632-651。
- 鞏本棟 GONG, BEN-DONG :〈「依經以立言，本雅以訓俗」——《古文真寶》的編選及其文章學意義〉“Establishing One’s Words Based on the Classics and Correcting the Vulgar Through the Elegant”: The Compilation of *Guwen Zhenbao*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Prose Writing”, 收入王水照 WANG, SHUI-ZHAO、侯體健 HOU, TI-JIAN 主編:《中國古代文章學的觀念與結構:中國古代文章學五集》 *Concepts and Structures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Theory: Five Collections of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Prose Writing*(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2023 年), 頁 285-310。
- 魏剛 WEI, GANG、劉璐亞 LIU, LU-YA :〈明代《左傳》古文選本及其價值初探〉“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Anthology and Its value about *Zuo Zhuan* in the Ming Dynasty”, 《學術探索》 *Academic Exploration* 2017 年第 1 期 (2017 年 1 月), 頁 126-133。
- 魏剛 WEI, GANG、劉璐亞 LIU, LU-YA :〈試論明人《左傳》文學闡釋及其文學史意義——以古文選本為考察範圍〉“Th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Zuozhuan* in the Ming Dynasty”, 《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第 45 卷第 5 期 (2017 年 9 月), 頁 112-121。

## On Inclusion of Classics in Anthologies in Ming Dynasty Literary Collections

HUANG, YU-HSUAN\*

(Received July 9, 2025 ; Accepted February 6, 2026)

###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selecting classical texts for inclusion in anthologies began to emerg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flour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motivations for including classics were twofold. First, this stemme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dea of anchoring the text in the classics, which treated the Six Classics as the foundation of all writing, thereby affirming their role as the origin of literary forms. Second, it reflected the prevailing trend of literary restoration, in which the Six Classics were upheld as paradigms of ancient prose, serving practical purposes for literary study. These two motivations led to selecting classical texts for inclusion in anthologies, giving rise to a dual meaning of classics within collections. The popularity of prose anthologies gradually gre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mperors Hongzhi and Wanli, who promoted *Guwen Zhenbao*; additionally, the exemplary role of *Wenzhang Zhengzong* in selecting texts from *Zuozhuan* encouraged the inclusion of other classical texts into anthologies. Ming scholars treated these classics as models of supreme writing, abridging and annotating them, and applying literary critique methods to interpret them. This transformed sacred classics into literary texts, and their literarization subsequently gave rise to their textbook-ization. After the Wanli reign, a boom in ancient prose collections resulted from the proliferation of anthologies and commercial competition among booksellers; ancient prose anthologies thus gained popularity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o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mid the trend of literary revival, driven by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the selected classical texts were widely circulated along with them. In brief, selecting classical texts for inclusion in anthologies represents a cross-domain transformation, where changes in the medium of sacred scriptures resulted in a transformation in their nature, i.e., from sacred to literary, and eventually to popularized texts, as their popularity grew. This phenomenon was shaped by academic trends, governmental endorsement, and popular demand, as detail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Ming Dynasty anthologies, ancient prose collections, inclusion of classics in anthologies, anchoring the text in the classics, annotated scriptures

